

國立中央大學叢書

胡遠濬著

莊子詮詰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胡遠濬著

國立中央
大學叢書

莊子詮詁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臺二版

國立中央大學叢書
莊子詮詁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正

著者 胡 遠 濬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莊子詮詁序目

余既詮詁莊子成。喟然歎曰。周文憂患。屬平離騷。子雲玄默。莊生逍遙。書於是乎作。思於是乎正。其皆非知命也歟。命也者。天地之中。固所謂物則民彝。秉之生初者也。民蓋莫不秉之。顧獨於聖賢乃能知而安之。其何故哉。余嘗竊窺天地而通其說焉。方其天清地夷也。日月昭回。星辰盪推。雨風應節。雲雷順施。木暄火煥。冰清金涼。生者長遂。收者閉藏。高岸峨峨。海伏不波。潛飛動植。罔或驚訛。於是其道易知。居安不移。及夫天昏地陴也。日月蔽虧。星辰凌亂。雨風錯迕。雲雷滋患。當冬而夏。當秋而春。忽淒忽燠。忽寒忽溫。岳巔若谷。海蠶成塵。潛飛動植。罔或順寧。於是其道易眩。艱脆乃見。夫天地之清夷時少。而昏陴時多。則夫古今之賢智者少。而愚庸者多。毋亦其命也歟。雖然。天地所以清夷者。豈非以其氣之純且和耶。夫純雜相形。和毗相因。吾於純且和者守之以爲根。斯其雜且毗者。相與伏而聽命焉。君子體此。是以能知而安之歟。莊生之言曰。純氣

之守。又曰。守其一以處其和。蓋得是道也。彼見七雄競爭。機變日生。君迷臣惑。捭闔縱橫。智謀爲術。仁義爲名。乾翻坤覆。孰平孰成。金木相摩。心厲是營。其樂其禍。其名其刑。國旣顛覆。身亦旋傾。彼愚不諭。惻焉斯鳴。吾又以歎莊生之憂其憂。夫固以樂吾樂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樂耶悲耶。其兩相成。不相虧耶。嗟乎。余往復莊生之言。益令人撫今慨嘆。而歎歎不能已者也。丁巳季秋懷寧胡遠濬撰。

內篇第一之第七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第八之第二十二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雜篇第二十三之第三十三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

禦寇 天下

船山稱外篇。學莊者所引申。大抵雜輯以成書。雜篇則廣詞博喻。中含精蘊。乃莊子所從入。雖非出於解悟之餘。而語較微至。能發內篇所未發。此固不可考。然要非無見。又以天下篇爲莊子之書序。寓言篇爲莊子之序例。此其大彰較可信者。今細玩外雜諸篇中。固皆多發明內篇旨趣。如庚桑楚。逍遙遊也。秋水則陽。齊物論也。達生列禦寇。養生主也。山木外物。人間世也。田子方。德充符也。至樂。大宗師也。在宥。天地天道。應帝王也。至天。運知北遊。明道法自然。徐無鬼。明上德不德。固皆推闡老子之說。然實卽分釋齊物論。所謂道不知其然。與夫寓諸庸。適得而已之義也。其餘駢拇。馬蹄。胠篋。皆痛言治人者不適之患。刻意繕性。則歸重於存身養神。所謂正己是也。德充符類歟。蓋無一非內篇之意蘊也。惟既經後人屬雜附益。篇次殊不可尋。獨內七篇。顯有次第。詞無枝葉。爲莊子自訂。晚作無疑。山谷謂其法度甚嚴。知言哉。如始於逍遙遊。終於應帝王。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齊物論。破執道者之傲物。養生主。砭近名者之傷生。人

間世。哀忤世者之趨禍。皆感時憫俗之談。德充符。則明君子求其在我。內本外末。聖王一致。正己而物正。故老子曰。常德不離。仲尼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又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聖之所以逍遙自在。帝王之所以因應無方。豈非以其明於天人之故。通之爲一耶。故大宗師歸宿於知命。上以承篇之始。而下起篇之終云。

莊子詮詁序例

一 莊子本體道之書。如云。神守形。純氣之守。守其一以處其和。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諸如此類。皆洗心退藏於密之要方。以及後代玄家所謂以神守形諸節次。散見於內外雜篇者。幾無一不完具。且其曰真宰。曰真君。曰玄德。曰道。曰玄。曰天。曰環中。曰宗。曰精。曰真。曰樸。曰神。曰純氣。曰物。正猶論語曰仁。曰禮。曰道。曰敬。大學曰明德。曰至善。曰天之明命。中庸曰天命。曰性。曰道。曰中。曰和。曰誠。曰一。孟子曰性。曰正命。曰仁。曰浩然之氣。曰道。曰義。曰心。曰大體。曰四端。皆一物也。大率順文生義。所指殊狀。立名遂異云爾。明此則易大傳曰太極。周子乃曰無極。道德經曰無。莊子乃曰無無。固皆老子玄之又玄之義也。一之不可。二之又豈可哉。斯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

一 莊子多申老子之旨。如老子曰。道法自然。然人於理。求其說而不得者。概歸

之自然。此本無可致詰之詞。故莊子申之曰：「不知其然之謂道。」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別理於氣。假定語耳。其實理氣一也。無後先之可言。故莊子申之曰：『有先天地生者物耶？』蓋皆似相反。而實相成者也。略舉兩例。餘可隅反。且既因自然。引申曰：「不知其然。復因不知其然。引申曰：『知止其所不知。』」莊子誠可謂明天人之故者。蓋天下之物爲吾所及知者少。爲吾所不及知者多。必強知所不知。其道無由。雖然。此固不足患也。如挈領而衣。無不振提綱而網無不舉。吾誠得其混成者以爲之根。則安往而不可爲不知之知。老子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正謂此也。是故執古御今。執此御彼。執明御幽。彼不及知者。未嘗不可類而知之。濠上之樂。得以推及濠下之魚。持是道也。所止在是。所明不卽在是乎？」仲尼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然則真人之一其天人。混混沌沌。以守窈冥。過焉而弗悔。當焉而弗自得。有以哉！有以哉！」

（一）莊子破儒家之執。故立詞不得不異。而其旨實同。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曰：「道並行而不悖。如中虛不著一物。然後誠實無妄。儒者就實理充周言。」

道家就中虛無著言。一有一無。二義固相需也。至其所抱達道因物之旨。卽易繫辭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之說。天圓。自無寒暑晝夜。故道貴達。地方。自不得不隨所據。以爲寒爲暑。爲晝爲夜。則物宜因矣。又其所謂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云云。正猶孟子之於齊宣。王好色。與之言好色。王好貨。與之言好貨。王好勇。與之言好勇。其所以爾爾。在達之入於無疵。以是知知崇者禮卑。達道者因物。讀者能會其通。而宋儒異端之疑自破。

(一) 莊子當時對壘者惟惠子。故中多正惠子之失。因惠子旣知彼此是非兩行。惟務自是。以巧辯無崖爲能。不知道旣無是非。自不得不隨順庸衆。以爲是非。公是。卽天理。所宜據依者也。彼惠子務勝人爲名。反人爲實。是徒逞滑稽之耀。而不知自葆其光。博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其與韻滑有實者。相去遠矣。豈足與於達道哉。此正與彭蒙田駢慎到等。一意徇衆。而無道以爲之權。適相反。而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以是孤守偏見。家皆莊子所不與也。

(一) 莊子救世之情。與孟子同。孟子痛斥言利。莊子深譏近名。名。卽利也。亦卽刑

也。彼爭名奪利者。其胸中攪擾。無一日之安。固天之戮民也。凡莊子所一視者。皆就心言。蓋應迹不能無善惡。存心必不可懷榮辱。達此。則心安理得。而生焉有不遂者耶。德充符云。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與所謂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固同旨也。無入之情。自不逐無涯之知耳。故養生主專爲世情下箴砭。與逍遙遊寫至人之心。其旨自別。

（一）莊子標揭自得之旨。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莊於二義。蓋兼有之。得人之得。詩禮且爲盜資。糟粕汨之也。故道貴自聞自見。然惟萬物咸其自取。則亦無由以我所有。強正之彼。違者。必彼我不相能。如金木相摩則然。勢且陰陽賊心。而災害並作。故曰外物不可必。又曰中無主而不止。此無用之用。所以能逍遙遊也。因是讀莊者。質家目爲曠達。文家目爲悲憤。孰知君子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二者固並行不悖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夫得意忘言。又不能不期之讀我書者。

一莊子哀樂不能入。指體一而言。其隨分而生哀樂。一出於至誠。自無毗陰毗

陽之患。以賊其心。是之謂不能入。故史佚有云。遯天之刑。正譏弟子之強哀。仲尼有云。若化爲物。正嘉人子之至痛。乃解者多誤會。遂疑老聃不能令人忘情於死生。而孟孫才之不哀其母。爲能達死生之化。是莊生之言。爲害禮教甚鉅。無怪後世儒者斥爲異端矣。豈知解家求其說不得。從而爲之辭乎。蓋莊子深痛當時君臣近名之病。原於作僞。往往離體爲用。遂無由一依天理。此所以去道日遠也。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夫道者。不死不生。以爲體者也。明乎無死生之死生。卽明乎無哀樂之哀樂。故夫曰晏然體逝。曰以是日徂。曰一知之所知。曰一化之所待。曰外化而內不化。曰得其環中以隨成。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曰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凡此皆體用同原。一君二臣之義也。此能遊者所以相忘乎道術。而無方外方內之異歟。

一莊子自別其言。有寓重卮三者。其實重言。皆卮言也。亦卽寓言也。以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故往往正言若反。太史公云。周箸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蘇子瞻亦謂莊子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姚姬傳氏云。莊子真是禪學。其誦孔子之徒。如以呵佛罵祖。爲報佛恩。其意儼然以教外別傳自居也。吳至父氏云。凡彼所謂仁義。乃當時僞託仁義以自利者耳。故曰侯之門仁義存。讀莊者不可不識此意。且其言不可以一塗詰。或臧穀夷跖。或桀跖曾史。或禿瘍虞氏。或桎梏孔丘。或以聖師從遊兀者。或以君國傳授惡人。或揚舜而抑堯。或貴堯而賤禹。或明尊而譽之見龍。或示讓而慙若燭火。於是一人而非譽判爲兩人。兩物而齊同歸爲一物。執而求之。動嗟狂妄。故郭子玄曰。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又曰。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病痛其一身也。夫今古異宜。國無常分。而彼爲治者。類強相倣效。可其不可。然其不然。上沽仁義之名。而下不蒙仁義之實。上矜聖智之能。而下且罹聖智之毒。然則莊生絕而棄之。以納於至平之域。豈過言哉。王荊公知不以辭害意。而目莊生爲隱居放言之倫。其果能以意逆志者邪。

一莊子道文並至。自宋儒斥爲異端。老莊遽擯絕不得與聖門之列。由今觀之。莊之於老。與孟之於孔。直可雙峯竝峙。無得而優絀之者。昔子貢嘗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文著於散。而道貫於一。如日月星辰。以及山川草木金石人禽之爲狀萬殊。燦然秩然。昭著於兩閒者。文也。其所以燦然秩然。同歸一致者。道也。拘方者每但見爲文。達者觀之。何一非道耶。前賢謂因文可以見道。余則謂必體道有得。乃愈見夫文之妙且美。故曰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大方者。道之大常。猖狂妄行。乃其千摻萬轉。變化莫可端倪者。彼無大方爲之歸。則一意妄行。其真猖狂也已。桐城姚姬傳氏吳至父氏。固皆通曉文事者。然余觀其所爲莊子章段。率不免鉤鉅割裂。坐未得其大方爲之歸故也。如道尙渾沌。先斥渾沌之偏知。道在順俗。轉譏順俗爲大惑。此其詭譎多端。豈易測哉。今於莊文。雖不敢曰燭照無遺。要可十得七八。讀者可以觀焉。

一莊子注。紛紜充棟。今必聚世間所有。足吾一人目力。遍觀而盡識之。勢固不

能。然又奚取焉。且注者於古人所窺。深淺不同。彼此推測。不能一致。漫無簡別。將愈紛歧而不可理。故只取適吾目而止。余曩讀鄉前輩馬通白先生莊子故。見其訓詁精詳。畫章明確。又時於古今通人述莊之微言大義。附注尤徵宏識。其博采各注。自具鑢錘。意非深於文者莫能也。心愛而好之。因閒有於鄙見未愜者。一師其意。輒攙他說。附列簡中。取便已讀。久之。心領神悟。得其綱要。於是增易漸多。分章語亦用更訂。其或兩說可通者並存之。此非必所得獨多也。權藉有資。爲功較易耳。書成。大體依馬。而略加變通。取其義故並發。題曰莊子詮詁。注家精者。向推郭象。爲馬注所及已多。余仍復有增入。而明陸長庚。清陳壽昌。深通玄家之說。近人楊文會章炳麟。旁撫釋氏。印證易明。均能補諸家所未及。陳楊章書晚出。馬所未及見者。攷余於四家之說。採列較多云。

一莊子。蓋多羅雜附益之作。昔韓退之謂識古書之正僞。夫正僞。豈易識哉。深於文者。謂吾有以窺其詞之不似。其僞不可遁。不知詞附道而顯。道有未澈。則詞爲之晦。是宜吾之學與識。與其人無二。或有過無不及。則庶乎如堂上人別。

堂下樂矣。雖然。吾疑尤有難者。蓋古今時各有宜。苟其所經事故。泯不見。感發必不生。故莊生云。以無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此無可如何者。故余嘗言雖三聖注易。不能盡同。文王之旨。不必其伏羲。周公不必其文王。孔子不必其周公。要吾推闡之道。能質諸鬼神無疑。俟諸百世聖人不惑已耳。如蘇子瞻斷讓王以下四篇爲贗作。古今無異詞。然子瞻以列禦寇篇首。與寓言篇末旨同。決爲相承無疑。此固不必然者。而莊子故。依宣本。將此四篇。屏諸各篇之外。然又豈能斷各篇中無一贗作耶。故僅從多聞闕疑之義。取前賢論文。並訂正語。附疑書眉。而篇次一仍郭舊。又莊子故。於篇末收取逸文。言象本既有雜入。則必有真莊生書爲象去之者。然所取。要皆斷簡碎義。不足成章。且逸書逸詩。豈必經孔聖刪定。遂皆無足存者。毋亦凡百廢興有時。固其寓焉耳。必疑賢聖不同量。於郭本外。廣搜附益。取益多聞。既非達旨。轉成好奇愛博之嫌。故亦未敢取焉。

一莊子論道。本體用兼盡。讀者宜窮理以達其用。尤宜居敬以明其體。蓋一書

之通。必須旁涉各書。而近世諸科學。於讀莊實爲切要。大約初讀時。任取坊間通行注家如郭宣注等。隨讀隨玩其注。一依本人之說。不必橫參我見。迨講貫數家後。胸中必仍有疑不能明者。始用己意熟讀深玩。以致其思。久之自有引伸觸類。聲入心通處。故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又曰。百讀不厭。其義自見。此讀書要訣也。然莊子所闡玄旨。固非徒得之仰觀俯察遠取諸物者也。其所爲盡性之學。一本之身心。實有致功次第。不得其門。無由洞窺其層折。固宜訪尋一二道友。從之傳授心法。身體而力行之。庶於其洗心退藏於密之旨。方易瞭然。余頗愧悟道晚。既悟。守之不敢懈。則友人陳君樓寧范君晞之力也。注家如王船山。史公所謂好學深思者。亦曾究切養生家言。然視保命全性之術。僅以去害尊生。不足與於移精相天之旨。故且抑聃揚周。顯分優絀。坐不悟道無二本。體之在躬。孔老同趣。況論聃周。既自封其見。又何由盡窺其奧蘊乎。余之讀此。不敢存自封之見。顓顓一說。故凡諸家所借儒釋旁通其義者並入之。取曉暢本文而止。而友好湯君昭吳君止海見之。謂辛劬所獲。不宜祕惜。稿初成。門人